

段鼎周 / 著

白子国

探

源

THE ORIGIN OF THE BAI NATIONALITY



云南民族出版社



白子国探源

云南民族出版社

■ 云南省民族学会白族学学会科研项目

责任编辑：奚寿鼎
装帧设计：何志明

白子国探源

段鼎周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大观路 39 号）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80 千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2000 （含精装 300 册）

ISBN7-5367-1646-X 定价：（精装）25.00 元
K·364 （平装）18.00 元

内容提要

在云南古代文明中，白族及其先民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白族起源的研究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近半个世纪的争论，至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可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白子国探源》一书根据各学科的新成果，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白族族源。作者提出的白族族源新见解是：新石器时代，以洱海西岸的金鱼、玉螺部落，东岸的白羊村部落为代表；青铜时代，以叶榆国和大波那两大部落联盟为代表；铁器时代，以白子国为代表；至唐，形成数十百部落的河蛮。视野开阔，论证详实，见解独到，自成一说，颇有价值。

全书分争鸣、环境、起源、形成、发展五篇，充分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地名学等社会科学诸多领域和自然科学中的环境与气候变迁等方面的成果，使各学科互相交叉和渗透，取得不同概念的外延部分的互相重合。结构严谨，写法新颖。

7753/06

Synopsis

Over the ages, the Bai People and their ancestors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Yunnan. So, the academic circles is concerning about the study of the origin of the Bai Nationality very much.

During the half century, there are so much controversy about it, hut still have no indentical ideas. This shows the origin of the Bai Nationality has a very important value of learning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book make a systematic and thorough study of the origin of Bai Nationality, according to the new achievements in various subject. The new view on the origin of the Bai Nationality offered by the author has a very important value, because of the author' s wide field of vision and original understanding.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in this book. The whole book

make full use of the achievements in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such as history、ethnology、archaeology、linguistics and so on. It is a well organized book with a new and original writing.

序

马 曜

白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白族聚居的以洱海为中心的周围地区，发掘了距今4 000多年的宾川白羊村原始社会稻作聚落，是云南迄今发现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距今3 000多年的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是云南最早的青铜文化，在全省率先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滇文化的源头。洱海地区自先秦至西汉的青铜文化，瑰丽多姿。唐宋时期，又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两千多年来，白族及其先民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又向共处和邻近的其他各族人民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对促进云南历史发展和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云南古代文明中，白族及其先民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白族起源的研究也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本世纪50年代，即有土著说、氐羌南来说、汉族之后说和多种种族融合说，但仅据古代文献的片言只语，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随着考古发掘和各学科新成果的不断涌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白族起源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至今未取得一致意见，也正说明对古代历史文化的探讨和研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和作出艰苦的努力。这也正是白族起源研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正因为这样，在白族族源的研究上，我也经常改变自己的看法。1956~1957年，《云南日报》上关于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中，我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滇”以西只有“昆明”人的记载而提出“昆明说”，也是主张“土著说”之一。我在当时忽视了云南民族山坝立体分布的特点，又以为《史记》所说西汉时“随畜迁徙”的“昆明”人能在数百年间就进步到《通典》所载隋唐时稻作收获“与中夏同”的西洱河蛮的水平。所以，70年代主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时，在撰写《云南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代绪论》一文时，改而采取王叔武的白族源于“滇焚叟爨”之说；但在80年代参加编写并通纂《白族简史》时，我根据1973~1974年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掘以及在此之前剑川海门口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得出白族先民世居的洱海周围是迄今所见云南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的发祥地，虽然没有提出白族族源问题，但不能说与白族族源无关。同时，在《白族简史》第3章第5节《白族族名的演变——焚人的消失与叟人的出现》中，指出“滇焚叟爨”不全是如王叔武和我先前所说一个族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异称，而是不同族体的演变和合流。我在1992年《广西民族研究》第3期《云南民族中的同源异流和异源同流》一文中，提出白族属于异源同流。白族先民——焚人不仅融合了古越人、蜀人、楚人，而且融合了不少后来的汉人，是不同源的族体集居于交通比较便利的平坝地区，久而久之最后融为一体了。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倡学术论辩上

取长补短，而不是随声附和。“和而不同”是我国自西周末年以来先秦思想家的卓越理论和宝贵实践，并为后世继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庄子·天下篇》和《荀子·非十二子篇》代表当时诸子百家在文化观方面的这一基本思想和基本态度。关于南诏源流及与此有关的白族族源的争论，从 19 世纪末开始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我对白族族源的研究，也将近半个世纪，但仍在继续探索之中。学术研究总是以各自的视野、角度和方法，提出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发现，才能带来学术的繁荣。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正是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神。

段鼎周同志对中国历史研究有很好的素养。早在 20 年前，他就参加《思想战线》关于庄跻起义问题的讨论，可惜我们一直没有机会见而。他是白族，深谙白族文化，热心于白族历史研究，勇于探索，甚为欣慰。近年来，他发表了关于白族历史的论文多篇，视野开阔，颇有新意。现他奉献给读者的《白子国探源》一书，是这些新意的系统表达。这本书的问世，无疑对读者有所启发，也会对白族史的研究有所推动，从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当然，无论哪一种新的见解，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白子国探源》也是如此。但世界上哪里会有十全十美的事物呢！我行年八十有七，有感于作者的刻苦钻研和创新精神，故乐而为之序。

1998 年 4 月于云南民族学院

前 言

在中华大地上，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七千余处，云南省内也有百余个点，其中约三分之一在洱海区域，^①形成一种独立文化，其年代距今三四千年。正如考古学家形容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在这满天星斗中，就有洱海区域文化这一颗星星，这颗星星是由比较密集的农耕聚落组成的。在进入文明社会中，不断闪耀着它的光辉。

当人类脱离了一万年前的大理冰期后，经过了大约两千年的寒冷期，此后温暖期来临，持续了五千年，当时温度比现代高 $2^{\circ}\text{C}\sim 3^{\circ}\text{C}$ ，称为仰韶温暖期。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就是在这个时期相继诞生的，被古气候学家称为“人类最适宜气候期”。洱海区域的原始农耕文化，就是在仰韶温暖期的最后一千年兴起的。这些聚落拥有适宜定居的自然环境，经营着具有优势的以稻作为主的农业，又遇良好的气候，社会发展生机勃勃。虽无文献记载，但出土器物 and 至今流传的创世神话传说，给我们留下美好

^① 此系本世纪80年代末的数字。有消息报道，近年来我国考古学家运用航天遥感，仅长江下游即发现12 202个古代人类遗址。

的印象。其中洱海西岸的金鱼、玉螺部落，东岸的白羊村部落为其中佼佼者。

洱海区域原始文化，考古学把它划入我国氏羌原始文化范围，位于其最南一角，又具有濮越文化的某些特征，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火花，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三千年前，洱海区域在云南率先进入青铜时期，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比之新石器时代内容较为多样化，如器物在器形上增加了游牧民族所用的弧肩形石斧锐变而来的弧肩形铜斧，出现了火葬墓、石棺墓，驯养马也开始出现并迅速向滇东发展，显示了南迁民族的足迹。这时正值我国气候开始出现至今冷暖交替的格局，殷末周初的气候急剧变冷，北方民族大量东移的同时，也有部分沿民族走廊南迁，洱海地区的民族成份开始复杂起来，洱海之北及东岸原来的原始农耕部落也有所南移。

农耕本身就具有居住地稳定的客观要求，以利于农艺和水利的继承和发展，洱海区域原始农耕部落以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开放的胸怀创造了瑰丽多姿的青铜文化。考古学的成果证明，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增加了新的民族成份，相互间既有文化的融合，也必然存在着相互矛盾和冲突，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大量的青铜兵器的出现即是明证。原有农耕部落为了保障生存区域的安全而结成了大部落联盟。在洱海西岸即有叶榆国，其主体是原居台地上的马龙等遗址的居民；在洱海水位逐渐退缩后，向冲积斜平原挺进的氏族，是以金鱼和玉螺为图腾的两氏族为主体的部落发展而成的。祥云大波那墓葬的主人，其地位的显赫，无疑是个大部落联盟的首长，这个大部落联盟，很有可能是宾川白羊村农耕聚落南移的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云南铁器数量激增，这时叶榆和大波那两大联盟已经消亡，起而代之的是白子国，摒弃传说中的无稽佛说，

白子国确实存在于汉晋之际，而不是虚妄之谈。白子国就是居于洱海之南以白崖为中心的大部落联盟，这个联盟之先，还可以追溯到西汉的靡非部落，是叶榆王的属国。

初唐的河蛮是白族的直接先民，并无异说。然而河蛮的情况在方国瑜先生从记载混乱的唐史中辨析以前，对其人口之众多、经济文化之发达以及在探索白族族源中的重要性是认识不足的。林超民先生据此校理的《西洱河风土记》，使我们对白族的先民得以刮目相看。

基于以上见解，我对白族族源提出这样一个框架：新石器时代，以洱海西岸金鱼、玉螺部落，东岸的白羊村部落为代表；进入青铜时代，以叶榆国和祥云大波那两大部落联盟为代表；铁器时代，以白子国为代表；至唐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数十百部落的河蛮。他们始终围绕着洱海繁衍生息，是洱海之子。

隋唐时期，气候暖和，物阜民丰，吸收融合了大量汉人的河蛮，在大唐盛世形成了白族。其标志是“大封民国”的出现和南诏王自号“大封人”。大封民国不是南诏的区域总称，而是白人聚居的洱海地区的又称；大封人也不是南诏的国号，说的是先世属于乌蛮的南诏王自称已经是白人。马曜等历学家早就指出了南诏王室的白族化，我们考察从蒙舍诏兼并白子国，起着保护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组织的部落聚族而居的壁垒即已打破。随地位的不断改变，为了巩固已得的政权，“行汉法”，重河蛮，加上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母语也就自然废弃，乌蛮意识逐渐消失，这就是南诏王室白蛮化的过程。

白族先民在史前是围绕洱海而居的，由于北方民族的南下，洱海之北至初唐基本上已没有河蛮分布。在唐开元二十五年和贞元十年，在南诏逐河蛮和破吐蕃中，一部分河蛮又迁居洱海之北。今天白族的聚居格局和三个方言区的形成，是那个时候开始

的。

民族融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从来不像商品交换那样遵循价值规律，人口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明以前，进入洱海地区的汉人不可能以集团而存在，只能分散开来，因此被大量吸收在白族及其先民之中；自明由于汉族是以大规模屯戍集团出现，白族特别是与汉人杂处散居的白族，又不断融合于汉族之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汉白关系中甚为突出。

解放前，白族和汉族一般是以语言来认同的，没有什么奇风异俗可以称道。其传统文化以农耕内涵深、汉化色彩浓、开放意识强为特征。在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紧跟时代潮流。近百年来，作为中华民族自觉的一员，不断向全国奉献自己的英才。现在白族人口已遍及全国，白族人仍然是白族人，只是有了世界的眼光。

以上这些就是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其立足点是主张白族源于土著。白族族源，至今分歧很大，土著说为其一，且不是我的新见，杨堃、马曜等老一辈学者早主张此说，这里不过利用近来各学科的新成果，力图使此说得到深入和完善。鉴于此，不得不对白族起源各说特别是具有影响的观点加以评论。

古代西南，有许多文明光辉闪烁，如战国至西汉的滇，溃散于秦的夔，隋唐的西爨白蛮。学术界曾认为白族与这些古代文明有内在的连系，并构筑过夔人、西爨白蛮和白人有承袭关系的观点。从多学科考察，我感到很困惑。古代人特别是氏族部落时期，具有强烈的寻根意识。部落的起源、迁徙、争战等事迹是头等重要的，都要代代流传下来，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这些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或张冠李戴，或断线脱节，或添枝加叶，失真是不可避免的。但所反映的自然环境、重大事件等基本

内容不可能因此而湮没。白族的神话传说很丰富，无一不是对苍洱地区的开拓，其中没有迁徙和战争的痕迹。僰人或西彝白蛮西迁而形成白族的框架，我们不得不使重新审视。

被称为“夷中最仁”而名噪一时的僰人，他们在僰道建立的“僰国”灭于秦后似乎销声匿迹，但用心分析文献资料，他们仍散居于川南和滇东北一带，多与僚人共处，只不过没有重大事件可提，未显露于文献。至明称僰人子，因不堪压迫而发动抗暴斗争，遭明王朝的血腥镇压，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从此才完全散失民族形态。现今还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之谜的“僰人悬棺”。他们从未迁到洱海地区。

反复分析《蛮书》那段西彝白蛮西迁的记载，感到漏洞颇多，不足全信。可信的是天宝战争后，阁罗凤开拓滇东，在安宁盐井置城监，将原驻守安宁的爨日用子孙二十余户远徙永昌城。并没有发生过将二十余万户西彝白蛮徙到洱海地区的史实。与此相关的是古滇国的主体民族，由于史志有滇僰连称，认为是僰人。然而滇、僰实指二国。考古学已经证明滇国的主体民族当是百越，而不是氐羌之僰。至于王莽恨之人骨的僰，实指的是濮。地方史志和现今调查都证明，散居于各地的白族，都是从洱海地区迁去的，因此元李京《云南志略》僰人转为白人之说也不可靠。

僰人、西彝白蛮和白人各有自己的源流，为我的学术观点。

司马迁对洱海地区的一段记载，从当今的读法似乎直至西汉为尚处“毋君长，毋长处”的“随畜迁徙”的昆明人所游牧。名人名言，影响甚大，掩盖了洱海地区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的存在。土著说也不得不游离于昆明人的分支。杨堃先生独树一帜，他的土著说则期待着考古来证实。他的预见是科学的，滇西地下发掘成果大开了我们的眼界，否定了西汉尚处“随畜迁徙”的说

法。那么，司马迁的那段记载是他说错了，还是后人读错了？我反复推敲，认为还是后人读错了。当读为“西自桐师（丽江）以东北，至叶榆（大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地方可数千里。”也就是说昆明人游牧于洱海之东北。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未达叶榆，没有得到洱海地区农耕民族的信息，疏漏是难免的。白族土著说应该摆脱文献不足之束缚。

民族族源是一个复杂课题，要涉及并运用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如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民间文学、民俗学、地名学等，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环境和气候变迁等，才能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结果，而且要放在中华民族这个大范围来考察。各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取得两个概念的外延部分互相重合，填补各门学科之间的鸿沟，使原有概念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本书虽努力于此，但学识有限，未必完备。仅一家之言，以活跃白族学的研究。

据传，白族古代有过自己的史书，说的是“白国”的历史，也就是“白子国”之源。明清时期，白族常称是白子国之裔。故将《白子国探源》作为书名。

著者·1998年春于昆明和平南村

目 录

前 言·····	(1)
----------	-----

争鸣篇·走出迷茫

一、前人的苦苦求索·····	(4)
二、是司马迁说错了还是后人读错了·····	(9)
(一) 先说“桐师”·····	(10)
(二) 再说“嵩昆明”·····	(14)
(三) 末说标点·····	(16)
三、头绪纷繁的夔与白·····	(17)
(一) 夔人南徙的踪迹·····	(18)
(二) “滇夔”不是滇国的夔人·····	(28)
(三) 关于“焚道”·····	(30)
(四) 关于“蛮焚”·····	(32)
(五) 夔人是否在两晋迁入洱海地区·····	(34)

四、“西囊白蠻”西遷的疑問·····	(35)
--------------------	------

環境篇·地利人和

一、天造地設的地理環境·····	(42)
(一) 既處高原，又臨縱谷·····	(42)
(二) “扇子骨水系”的展開地段·····	(43)
(三) 不完全封閉的坝子·····	(46)
二、各種文化交流的歷史舞台·····	(50)
(一) 氐羌和濮越文化碰撞的火花·····	(51)
(二) 下方之夷·····	(56)
三、民族走廊的形成·····	(58)
(一) 追宗溯源自北方·····	(59)
(二) 氣候變遷的推斷·····	(65)
(三) 考古學的證實·····	(69)
四、西南絲路的樞紐·····	(77)
(一) 古代交通的三大貢獻·····	(78)
(二) 西南絲路何時通·····	(85)
(三) 走出坝子和深谷·····	(87)

起源篇·洱海之子

一、楊堃的預見·····	(95)
二、洱海西岸的部落·····	(109)
— 2 —	